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18年11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曹雷原

征 | 文 | 选 | 登 | 汇款单

◎程维平

20年前,邮局汇款是一种常见的汇款方式,不像现在采用银行打款、微信、支付宝,显得更便捷、更快速,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邮局汇款虽不是唯一的途径,但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得那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郑州大学,开学前夕,父母虽给我凑足了学费,但还是很为难道地说:“先把学费带着,生活费陆续给你寄去,带那么多钱,我们也不放心啊。”其实我知道,我的学费是父母东挪西借来的,我点点头。

到了学校之后,我会在每个月的月底,准时收到父亲从邮局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每次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父亲总会写上几句温暖的话:多买点吃的、咱家的大母猪卖了,多给你寄了一百元……

读着千里之外的嘱托和期盼,难以名状,唯有深深的感动,感动之余,我便刻苦学习,好好报答我亲爱的父母,这是我,也父母最大的心愿。生活费我向来都是节省又节省,因为这钱来的实在不容易,朴实善良的父母靠着几亩贫瘠的耕地,供我学习、供我生活。即便如此,我仍然盼着月底快点到来,盼着汇款单,盼着那几句热情洋溢的“附言”。

写满爱的附言、蕴含着感动和感激的汇款单,伴随着我度过了刻骨铭心的大学。不负众望,我顺利毕业,并拥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终于盼来了报答父母的时刻,我如法炮制,将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寄去了一半,在附言栏里我郑重地写下了:这钱是孝敬父母的,买点好吃的吧!

心存感激就应该懂得感恩回报,我每月如期地给父母寄钱,而且从来没有忘记在附言栏里写几句想说的话,同样的回馈方式,一样的感情传递,时时让我回忆起往事,每一次我都是心有余悸,每一次我都是感慨万千。所以,我习惯采用邮局汇款,尽管随着时代的变革和进步,银行卡已经悄悄地走进了百姓生活,但是我知道父母需要的不仅是能补贴家用的金钱,更需要的是儿女在汇款单上留下的附言,把爱写在附言里,是我一生的钟爱。

努力打拼了几年,后来我萌发了在城里买房的念头,有一段时间跟父母商量此事,电话里的母亲唠叨起来:“房子这么贵,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忙安慰母亲,可以做低息贷款,慢慢地还钱,母亲似乎有点明白了,一个劲地说:“噢,还有这等好事?你看着办吧,你做事我们放心,也大力支持你。”

筹备首付,弄得我焦头烂额,到最后还差五万,我束手无策,该借的都借了,怎么办?我不相信雪中送炭,更不相信天上能掉馅饼,可面对邮递员送来的六万块钱的汇款单,我一阵欣喜若狂,更让我捉摸不透的是,汇款单上竟然留下汇款人的地址和姓名。我习惯性地查看附言栏,附言触目惊心,我禁不住哽咽住了,因为附言让我明白了一切:这六万块是你以前寄给我们的,加上我们全部积蓄,希望能对你买房子有所帮助。

我立即打电话给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匿名的方式给我汇款,父亲笑笑说:“因为爱写在附言里,我相信你会明白的,难道我就不能给你一个惊喜吗?钱全部退还,但是,你以前所写的爱的附言,我们全部收下了,哈哈!”此时的我却怎么也笑不出声来,一切尽在附言里。

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40年,城乡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汇款单逐渐被银行卡、微信转账、支付宝所代替,而我也渐渐融入了这样一个新时代、好时代,很感慨这些方式给我们的付款、汇款和生活带来许多的便捷和安全。

当年老的父亲也会学银行存取、微信转账时,历经沧桑的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还是改革开放好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农民也能用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想都没想过啊,还记得以前的汇款单吗?”

我怎么会忘记汇款单呢?它不仅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见证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我和父母之间感情的纽带,关于它的故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编者按

“那个滚烫的中午,一架客机在花园巷上空飞翔,数只绿头苍蝇也在飞翔,以每小时八千米的速度抵达郑四方餐馆左侧废弃的方形花园里,杂工江娃正把鱼内脏倒进破烂钵盂,流浪猫饕餮之前,苍蝇抢了鲜。同时,丁字路口右侧幼儿园的大门开了,嫩芽般的孩子们涌出来,哭的,笑的,蹦的,跑的,叽叽呀呀。幼儿园对面的街道派出所则寂静得像个哑巴。”

本期推出作家格尼的短篇小说《没开花的花园》。短篇小说和为数较多的精彩中篇小说最能体现格尼作为一个完美的讲故事者的风格。《没开花的花园》是一篇思想自由独立的作品,作家以安静清晰的目光审视自己身边的世界,并用警惕而灵活的智性不断衡量和考察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

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诗 | 典 | 藏 |

我是令狐冲

请别误会
我不是大侠
我是一个从深山走出来的孤儿
十月的一天
我看见一个女人在舞剑
我想起了家乡十月吹起的旋风
一群羊正驯服地朝圈棚走去
我喝了一声彩
舞剑的女人脸成了彩色
在太阳下
一片黄叶正在飘落
舞剑女人就站在黄叶上
说我也会舞剑我就舞着剑
这十月的一天
我舞成了满天的黄叶
我舞成了令狐大侠

几十后
我仍然流浪
有个老太婆坐在黄叶中沉思
她用满脸的剑伤告诉我
她叫岳灵珊
教过一个叫令狐冲的小子
舞剑 黄叶在空中飘落
我站在她的面前
成了棵霜叶飘飞的树

我是任我行

走过暗夜的人
有双锋利如刀的眼睛
铁笼里,一头梦不醒的困兽
用剑刃似的指尖
向所有男人播撒
甜如蜂蜜的毒汁
我没有走投无路
路横眼前,蛛丝般零乱
只怪我饥不择食
把黑白正邪合并

我是任我行
吼一声,天地间会响起
隆隆的雷鸣
生命只有一次
路却有千条万条
任我行,自由自在
天地间空旷无人

这个傍晚,四野荒寂
坐在山巅的我
在想狮子的事情
盼望老天赐一道
红色闪电,山山水水响遍
一统天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是东方不败

花儿谢了
在缤纷的落红里
我写满怨愤的问号
世上可有好的男人
像梓树一般笔直向天的
男人,用锈了的铁剑
在死气沉沉的河水里
刺出一片葵花似的灿烂

我不会孤独
一身傲慢
化着露珠似的柔嫩
花蕊般的温软
没有寒冬,没有酷暑
没有天长,没有地久
只有晨曦消失的一瞬
我低头蘸血在天地间
写下一行:东方不败

短 | 篇 | 小 | 说 |

没开花的花园

◎格尼

那个滚烫的中午,一架客机在花园巷上空飞翔,数只绿头苍蝇也在飞翔,以每小时八千米的速度抵达郑四方餐馆左侧废弃的方形花园里,杂工江娃正把鱼内脏倒进破烂钵盂,流浪猫饕餮之前,苍蝇抢了鲜。同时,丁字路口右侧幼儿园的大门开了,嫩芽般的孩子们涌出来,哭的,笑的,蹦的,跑的,叽叽呀呀。幼儿园对面的街道派出所则寂静得像个哑巴。

吴女士带唐小娅往家走,小娅憋了泡尿,五分钟即可到家,小娅不愿在幼儿园多待哪怕一分钟。到小区门口,小娅看见飞机,丢开吴女士的手,转着身子仰头看,转到背后,只见空中黑影一闪,脚下落个小男孩。

人的反应比不过苍蝇敏捷,秒针跑过几十下,才发出尖叫哭喊,蜂拥奔跑。小娅被密密麻麻的腿包围。男孩的母亲周么妹在郑四方餐馆右侧开杂货铺,长久没有新鲜事滋润,已变得神情憔悴,这时候惊眼跟着跑,脸颊因新奇和害怕变得潮红,待挤进人群发现躺在地上的是自己的孩子,先捂住嘴,接着脸变得煞白,而后眼皮一翻,晕了过去。

小娅开始并没有哭,她认为男孩是从飞机上飞下来的,他一定舒服极了,闭眼之前还朝她笑了一下,她也朝他笑,她看见他长长的睫毛和亮晶晶的牙齿,还有月牙般翘起的嘴角。

小娅大哭,是因受男孩跌落的巨响惊吓,尿出来了。她意识到时,热流已在花裙子里沿着双腿从脚底的凉鞋淌出,这时小男孩头顶铺展开来的鲜血刚好抵达她的脚尖。小

娅以为那是从她身体里淌出来的。
小娅看飞机时,吴女士在路边买青菜,两人相隔三五步。吴女士的反应没有别人快,去抢小娅时,小娅的哭声已惊天动地。

那天,回家后,有洁癖的吴女士把小娅脱个精光,自己也脱个精光,然后把所有衣物装进大垃圾袋,让丈夫唐先生送到楼下垃圾箱。吴女士和女儿相反,她感觉鲜血沿着小娅的小腿爬了上去,无论她怎样清楚事实,也难免要产生这样的想法。同时,死亡的气息也爬到她们身上,她不得不扔掉所有衣物,水调得烫,两个人从头到脚,狠狠洗遍,如果可以,她甚至想去开水里煮一下。

就这样,日子向前铺了很长很长,折叠成棉被,拍一拍,看见一些老褶子,再拍一拍,变戏法似的什么都不见了。时间在奔跑。时间又一动不动。

这个阴冷的中午,一架客机飞过花园巷,杂工江娃有了新称谓叫江师傅。江师傅早已厌倦倒鱼肠,一只绿头苍蝇在PM2.5接近150的空气中乱窜,用它特有的嗅觉奔向那残存的一丝腥气,不小心撞到废弃花园旁的墙壁上。饿得眼窝深陷的野猫伸出爪子,按住打转的苍蝇,力气不够,苍蝇几番嗡嗡,终从空隙逃脱,冲进霾里。片刻,又转回来,一个猛子扎进旁边的大垃圾箱。同时,幼儿园的大门开了,一波一波嫩芽般的孩子们涌出来,个个戴着大口罩,他们的哭声在口罩里,他们的笑声在口罩里,他们的身体在霾里。幼儿园对面

的街道派出所看不见幼儿园,只听见口罩里的声音。街道派出所像个看不见嘴的哑巴。

高中生唐小娅从学校出来,沿着市中心花园走了一圈,然后经过医院正大门,并没有进去。小娅站在旁边看了看躺在地上睡觉的刘凤兰,然后拐进巷子,走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商铺,到达郑四方餐馆和周么妹杂货铺中间的医院后门,扭头看了看对面小区里自家的窗户,再从后门走进医院,进入那栋全市最高的楼。小娅听见周么妹在成堆的杂货中喊她:“小娅,小娅,过来让阿姨看看……小娅,小娅,你去医院干什么?”

自从周么妹的儿子跌落小娅脚边,周么妹便把小娅当成儿子重新转世,常常在小娅脸上找出儿子的某些特点来。周么妹用那双潮湿的手摸小娅,摸得小娅起一身鸡皮疙瘩。小娅躲着周么妹,哪怕临死之前。

郑四方也在叫小娅。吴女士没空做饭时,不让小娅在停尸房旁的郑四方餐馆吃饭,小娅偏喜欢去,反正吴女士看不见。郑四方说:“小娅,你不吃饭吗?去医院找你妈妈吗?”

小娅没有回答。
小娅走的楼梯,细长的双腿撑不起宽大的校服,随着脚步移动,聚酯纤维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走到十二楼产科,一个婴儿刚刚降生,医生倒提着打在她的脚心上,她发出人生第一次啼哭,那战战兢兢的声音,像颤抖的小逗号。小娅沿着楼道门玻璃向走廊深处望了一眼,脚步没有停下,继续向上。(未完待续)



依偎。粤梅 摄

雪花

【第2293期】

心 | 灵 | 博 | 客 |

小背心

◎潘敏

十月初的康定,即使有了秋衣秋裤的加持,仍觉寒冷。没过几天,寒冷来得更加彻底,天空索性飘起了雪花。虽然在康定生活了三十年,但对这样的乍寒天气,仍旧抱有一种冷过之后还会热起来的期待,执着的将冬衣压在箱底,钻进衣柜乱翻一气,从角落里拎出毛线手织小背心一件,赶紧套上。不一会儿,背、颈、肩、心窝子就慢慢的暖和起来了。

其实这种小背心都是改良版的,原来小背心的款式一直织到遮住屁股才停手。穿在身上,塞进裤腰里,鼓鼓囊囊一大团。现在,我们长定型了,为了兼顾美和保暖,便又将样式重新调整了。特别是女款的,沿着胸部的曲线往下织,到刚好能护住胃的部分,便收了针。小小巧巧的一件“胸罩背心”,稳稳当当,妥妥贴贴的沿着身体起伏,毛线的柔韧包裹着身体,张弛有度,活动起来也轻巧巧巧。

这样一件小背心,无论男女穿起来,都平展熨服,藏在外套里,谁都不知道。所以老人小孩常年背心不离身。有一次,阿爷和阿婆去洗澡。阿爷穿衣从来不讲究,只知道按照顺序是要穿小背心的,衣服堆里找半天没找见自己的小背心,顺手就将阿婆的藏上身了。阿爷

光着腿站在池子边,身体被阿婆的小背心包裹得凹凸有致,嘴里喃喃咕咕:“这个背心咋个这么小哦”,阿婆担心,急忙上岸,凑过眼睛看了看老伴儿的身子,顿时哭笑不得:“你穿的是我的背心嘛”。

之前,我在大城市待了几年。回到康定之后,阿婆把这种款式的小背心递到我跟前时,我嗤之以鼻,心里非常抵触,这个年代,哪个还穿这个玩意儿啊,样式又那么俗气。所幸,牛同学还没什么审美观,唬弄唬弄就过去了。虽然整天嚷着要穿裙子,对穿衣打扮确实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一年四季里头,小背心给她加个冷暖,如金盾铠甲护身,也会少些感冒咳嗽的,让我这个当娘的省了不少心。热的时候,脱掉外套,露出背心,包裹着圆滚的小肚皮,又有几分可爱的样子。

前段,得了阑尾炎,牛同学从外地回来,一见到我就面露愧色,质问我:“妈妈,你又吃多了啥子东西了嘛?”被她问得心虚,脑袋转了一圈确认自己没有乱吃东西。她说话时带点语重心长,这种味道无异于小时候我得甲肝,我弟弟通过磁带的录音转达对我最大的关怀,伴随着磁头滋滋滋滋的声音,我弟弟

说:“二姐,你二天不要再喝人家的茶脚脚了”。我自己都很不安,从小到现在,自己的贪嘴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切阑尾的时候,阿婆跟牛同学说:“这下子,你暂时不能和你妈妈赛跑了,你也不能看她躺起就趴在她肚子上,或者一练就跳到你妈妈背上去”。她听完点点头。后来,她张着眼睛趴在刚切完阑尾的我的身边,无不羡慕的说:“看你睡起好安逸哦,我也想和你躺一会。”最终愿望未遂,哭了一场。接下来,要短暂的分开,期间,她都提醒我每天来一个电话,小小的问候一声。

我想起她去张家界旅游,因为觉得一绿铁皮青蛙,兴匆匆打电话告知我帮我找到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玩青蛙的时候问我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童年;想起家里各种透露着她威严的纸条,落款均为“牛宝宣”;想起她一本正经的跟我讲的那些人生的道理,就觉得她真的好大了。

虽然这几年自己一天一天也在老去,虽然自己越来越瘦,但一想起她,无论四季,无论冷暖,都感觉有件小小的背心妥妥的绑在心上。

读金庸

◎嘎子

